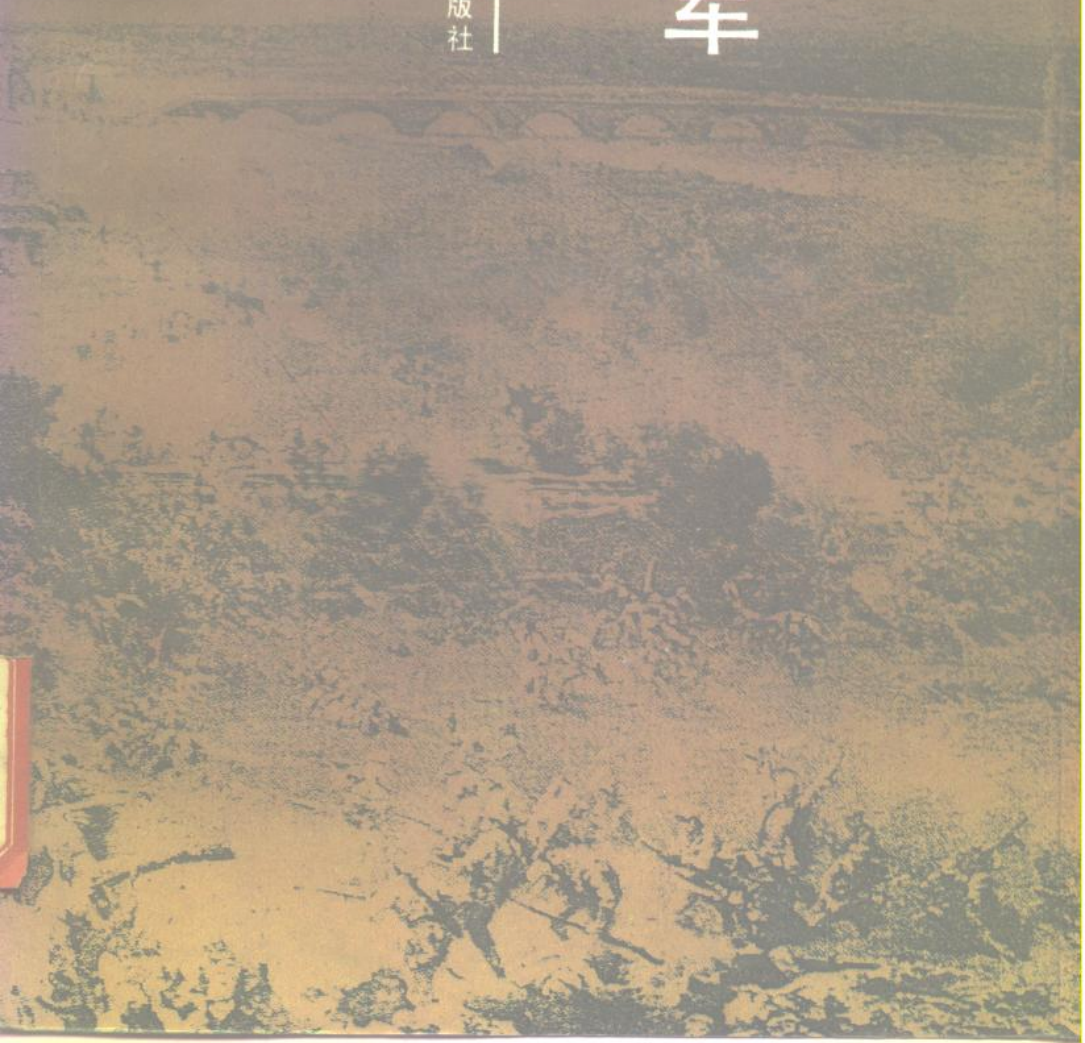


INSIDE STORIES
ABOUT
A KUOMINTANG GENERAL

宋绍明 著

一个 国民党将军 的秘史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一个国民党将军的秘史

宋绍明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015/03

一个国民党将军的秘史

宋绍明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1.125 印张 279(千)字

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册 定价:5.95 元

ISBN7-5043-0975-3/1·97

目 · 录

第一章	血染芦沟桥	(1)
第二章	深夜枪声	(61)
第三章	挥泪别弟兄	(120)
第四章	雾都受审	(178)
第五章	黄沙埋愤怒	(234)
第六章	运河卷风暴	(292)

第一章

血染芦沟桥

一

惊雷鸣炸，摇撼着芦沟桥。

闪电如鞭，抽打着芦沟桥。

顷刻间，风卷着云，云推着风，暴雨如泼如注……

顷刻间，村庄、树木笼罩于暴风雨里，田园、庄稼浸泡水中。

暴风雨要吞噬世界的一切！

浑浊的永定河水，翻滚着，吼叫着，奔腾而去……

铮铮芦沟桥，愈显得雄伟、壮观。

这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初，华北地区正是霖雨季节。此时，比暴风雨更残暴的是日寇——他们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这里了。人人心头都压着比那铅块还沉千百倍的乌云。前几天，日寇的飞机从早到晚在天空飞旋，坦克车在野地上横冲直撞，喧嚣嘈杂的声音，预示着随时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。

乡间小路上，逃难的人流，顶风冒雨，艰难地行走着，仿佛逃出这里，便能挣脱灾难，攀到生的边沿。他们的衣服都淋得透湿，紧紧贴在了身上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不小心便摔倒在地上。他们一身雨水一身泥。呼儿唤女声，淹没在风雨声中……

又一道刺目欲花的电光掠过，天宇愈加乌黑、阴森。

又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鸣炸，令人感到心寒、心颤。

苍郁的树木，茂密的庄稼，在暴风雨里摇曳，似搏击，似奋

争……

风雨芦沟桥上，奔来一队士兵，战马，炮车，顶着旋转啸叫的风雨，急匆匆行进着。他们清一色的灰军装，被雨水淋湿了，雨水顺着面颊流着。一个个精神抖擞地扛着枪，斜挎着手榴弹。最耀眼的是每人还斜背着一柄亮闪闪的大刀，刀柄上系一朵红绣球，似一朵朵炽烈跃动的火焰，映衬得他们更加雄壮、威风。他们神态严肃，脚步咔嚓响，宛如望不到头的洪流，要涤荡人间一切污泥浊水，汹涌、猛烈，势不可挡。

这是国防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110 旅官兵，奉命赶来守卫北平西南郊的芦沟桥的。他们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嫡系部队，士兵们大多数是敦厚、朴实的北方农民。当日寇把战火烧在古长城喜峰口时，他们激于爱国义愤，用明晃晃的大刀把日本鬼子砍杀得横尸遍野，杀得日寇闻风丧胆，心惊肉跳，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。

六月下旬，日本帝国主义者派出了一批特务，偷偷摸摸地从城外混进了北平，携带了武器、炸药，埋伏在城里；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屯军也增加了兵力和弹药；他们暗暗约定由特务鸣枪为号，妄图里应外合，一举夺取北平。多亏二十九军参谋处侦察到这一情况，立即把部队调到朝阳门，同时加强城内巡逻，暗暗盯住可疑的人……当日本特务刚要动手行动之际，即刻被中国军队用枪抵住了后腰，特务们全部被捉了起来，身上带的武器、标语、传单等也全部被缴获。敌寇日思梦想的巧取北平的阴谋破产了。

近几天，驻在北平的日寇，在郊外又接二连三地举行军事演习，尤其芦沟桥一带的日本兵，演习时还携带重炮和大量辎重弹药，并且把笨重的皮靴一律脱掉，换上了轻便的胶鞋……

这是要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兆。

中华民族的存亡危在旦夕！

何基沣旅率先赶来了，似飓风，似烈火，呼啸着，奔腾着，涌

上了芦沟桥头。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猛，漫天漫地一片白茫茫了。士兵们帽沿上淌着水，衣服上淌着水。而此刻，人人身上都没有寒意，心潮象足下的永定河，汹涌澎湃。他们要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祖国古都，用忠诚和骁勇扼守芦沟桥——平汉铁路和北宁铁路的咽喉。

蓦地，两匹乘骑，迎着逃难的人流，如箭，如飞，在暴风雨中疾奔……近了，近了，大家才看清楚，是佩少将军衔的旅长何基沔和佩上校军衔的副旅长柳之晨。

何基沔身材魁伟，长脸形，宽额头，两眼炯炯有神。刚才从长辛店察看了一遍地形赶回来了。他见到士兵，急忙勒住了马。那匹白马早已通身湿透了。马通人性，见到士兵们，竖起耳朵，前蹄跃起，对长空嘶鸣，象是何基沔一抖缰，就会腾空而起，率领大家勇猛冲锋，再把日寇杀个人仰马翻，片甲不留。

何基沔跳下马，用手抹了一把雨水，那张严峻的面庞上闪着坚毅的光芒。

士兵们望着自己的旅长，没有人下口令，站在雨水中的脚后跟哗地一靠，右手举到帽沿旁敬礼，高高地仰着头，挺着胸，端端正正地等待命令。

何基沔还了礼，他没有吭声，细眯着眼睛扫视着士兵们，顿时心头腾起一股热浪。他想：“好样的！我的弟兄们都是铁，是钢，小日本鬼子们敢来碰一碰，定让他们变成一堆堆肉酱！”

士兵们望着淋湿了的旅长，更增强了信心和勇气。每次开战前，他都要站在队伍前面，不吭声，目光从每个士兵脸上扫一遍。目光里有疼爱，有信赖，更有期待。他长方形脸，粗粗的眉毛如两把剑。他端直地站着，象是一座山。

副旅长柳之晨走过来，说：“旅座，有何训示？”

“准备战斗！”何基沔紧咬着牙关，“火速进入阵地！”

于是，士兵们冒着风雨大步溜星向前走去，如一条灰色蛟龙，

向着龙王庙，向着八宝山，向着长辛店，迅猛地滚腾，卷着风暴，挟着雷霆。

雨仍下个不停，远山近树一片迷迷茫茫。

永定河水奔腾着，咆哮着，由北向南滚滚翻涌着，浑浊的水里飘着橧木、苇席、草垛，还有一头头滚圆的猪和牛。那是上游坍塌的民房的残物。

河滩上站满了士兵。他们衣服浸着水，鞋子和裤子沾着黄色的泥浆。一个个没有疲劳，心里涌荡着激忿。

“保卫北平！”

“保卫芦沟桥！”

“誓与华北共存亡！”

士兵们的吼声，和着永定河的浪涛声，象惊雷轰鸣，震颤着大地，回荡在芦沟桥上空。

站在队伍前面的是特务连长李成江。他原是个小和尚，喜峰口战斗后，在一座被日寇炸毁的庙宇里，副旅长柳之晨打扫战场时拣来的。他小个子，瘦精精的，说话是沙哑的“公鸭嗓”，但他十分机灵，那灵活的黑眼睛总闪着眯笑的光芒。

“我们中华儿女，活，要挺得直；死，要向前扑！”李成江声音似提高了八度，“弟兄们，日本鬼子铁了黑心要灭我中华！想想看吧，东三省的同胞们，房子都被烧光，姐妹们被糟踏……”

士兵们听着，焦忧和愤慨塞满了心胸，咬着嘴唇，枪柄握得更紧，恨不得立刻与敌人拼杀。

李成江指着芦沟桥，高声喊道：

“这儿，是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，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！长官把我们摆在这儿，同主力团共守大桥，这是长官的信任哪！只要枪一响，你就豁着命往前冲！谁要是缩脖子，装赖驴，就地处决，还要通告家乡父老，你是汉奸！”

李成江连讲带骂的训话，象给士兵们心里燃起一团火。顿时，又一阵举枪宣誓：

“宁愿站着死！”

“绝不跪着活！”

“誓与大桥共存亡！”

这时，芦沟桥头传来激昂、高亢的歌声：

大刀——

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

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

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！……

士兵们抬眼望去，从大桥东面走来了一队队青年学生，他们高举着“清华大学”、“辅仁大学”、“燕京大学”的横幅，手上的三角旗淋湿了，吹破了，但学生们情绪饱满，向前拥着，挤着，唱着歌，喊着口号：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”“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“全国各界全力支持神圣的抗日卫国战争！”……

士兵们立正，向桥上亲人们行注目礼。

学生们呼啦啦跑下河滩，涌向士兵们，把一张张印好的传单递到士兵手中，把一叠叠捐款塞到士兵们的衣袋里，把一筒筒罐头摆在队伍面前，一位学生干部念起《给将士们的一封致敬信》：

“英勇的国防前线将士们：

在祖国面临灾难，各族百姓面临涂炭之际，您们怀着一腔热血，满腹忠诚，守卫北平西大门来了。您们深晓祖国民族大义，忠肝义胆，血性侠骨，足为全国军人之先锋，民众之楷模，中华民族之精英！

在东北，在华北沦陷区，日寇不法行为惨不忍睹，

捕人、杀人、奸淫妇女。多少骨肉同胞沉于水深火热之中？多少无辜兄妹惨死于日寇屠刀之下？多少可怜的孤儿失去了父母？

日寇要攻占北平，侵吞华北，进而灭亡中国，这是日本早已确定的国策。全国父老，均希望你们再奋起抗战，为国争光，报国立功！拯救中华民族，拯救死亡边缘的父老兄弟姐妹吧！……

学生们读着信，悲愤交加，涕泪横流。

士兵们听着，胸中注满了愤怒，眼里迸射着复仇的火焰。高呼：

“报仇雪恨，奋勇杀敌！”

“誓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！”

顿时，永定河滩下卷起愤怒的浪涛，与河里的涛声汇合成撼人心魄的巨大轰响。

老百姓们也涌过来了，背着鸡，担着鸭，抬着猪，扛着羊……

士兵们惊住了。又激动，又感奋，哗地散开了，和学生们、乡亲们涌在一起了。那堆在一旁的慰问品，象一座小山似的。大家手拉着手，久久也不分开。磨难和痛苦，焦忧与哀愁，企望与祝福，在每个人脸上飘浮，在每个人心头漫流……

细雨霏霏，天空依然沉重。大家无言地望着，一种朦胧的焦虑，恰似桥头的雨雾，缥缈悠荡，难以驱散。凝望中蕴含着无边祝愿，沉寂中孕育着万钧雷霆。

二

雨停了。

幽黯的西山，镶一圈金色的光环。永定河西岸茂密的庄稼，红艳艳的火焰一般，明亮耀眼。结穗的高粱，系缨的玉米，芝麻秸

上一串串粉白色的花儿，飘来阵阵潮湿清新的香味儿。

芦沟桥头，站着四位威风凛凛的军人——何基沣与柳之晨，参谋长李麦粒，副官赵光杰。

他们久久的伫立着，凝固般的身影似塔若松。

何基沣望着田野，心头涌起一股淡淡的惆怅与伤痛。眼前这无边的田野，无边的新绿，象一滩翡翠，镶着珍珠。这美丽的田园，真要为日寇吞噬了？

渐渐地，被岁月深埋的往事复又泛起，在心头扯起困惑与恨怨。是啊，事态真严重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日寇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芦沟桥，截断平汉路，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之境地，然后以北平、天津为基地，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战争。

两个月前，军长宋哲元召集幕僚研究对日谋略，有人提出“必要时撤出北平，保存实力”的主张，他嚙地站起说：“把祖国领土双手捧让给日本么？国难当头做逃兵，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！”何基沣的话使众官员惊愕和敬佩，他是从大家的目光中感受到的。

“芭荪的高见是出击？”宋哲元心里不快，但神色平和，“不要莽撞呵，在紧要关头，沉稳、镇静、细心，尤为宝贵。”

他浓黑的眉毛拧紧了，正要发作，坐在他身旁的柳之晨用脚碰了碰他。这是他俩暗暗订好的：当他欲发脾气时，让柳之晨提醒他。

他慢慢平静下来了，语重心长地道出了自己的“以攻为守”方案：我们必须一举攻占山海关，缩短防线，扼守待援，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，得到全国民众之同情和支援……

他的方案，博得了众官员的赞同。优柔寡断、足踏两只船的宋哲元也默默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了。

何基沣又记起一个月前的“新鸿门宴”。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，想通过宋哲元软化二十九军的官兵。一天，二十九军军部通知，团长以上的军官，于六月六

日上午十时到中南海怀仁堂集合。大家按照通知赶到了怀仁堂后，才知道是与日寇驻北平附近的部队军官举行联欢宴会。宋哲元和松室孝良讲话，大意说：中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，应该力求亲善。继而在一起照像，每一个中国军官旁边安插一个日本人。接着宴会开始，每席是三四位日寇坐客位，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。欢宴到酒酣之际，日寇顾问松岛——眉清目秀的小个子，起身扫视一眼中国众军官，神态傲慢，目光轻蔑，始而舞蹈，继而舞刀，故意将刀在中国军官面前闪动。这是对中国军官的威胁！大家义愤填膺，真想上前夺过刀来一拚。柳之晨望他一眼，他把酒杯往桌上“叭”地使劲一摔，呼地跳到宴席的中间，目光狠狠地盯着日本军官，足足盯戳了三分钟，目光象两把利剑直插入日本军官心窝。他先打了一套八卦拳，后练了一套武术“五禽戏”，故意将指尖一次次指向日军官的鼻子，发泄愤恨。中国军官们十分开心，日本军官万分懊恼。最后，他跳到一张桌子上高唱黄族歌：“黄族应享黄族权，亚人应种亚洲田；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，坐教欧美着先鞭。不怕死，不爱钱，丈夫决不受人怜……”中国官员们被激昂的歌声所鼓舞，心头掀起憎恶与复仇的狂澜，都抽出刀来准备舞刀。一时席间空气万分紧张，双方怒目而视，一触即发。宋哲元和松室孝良都惊慌不安，连连劝解，要大家亲善联欢。中国军官们不畏缩，不示弱，昂首挺胸，满怀愤怒地走出了怀仁堂……

“他们是欺软怕硬！”何基沣想着，心中掠过一丝幽怨，“可惜的是，日寇极力备战，中国却尽力避战！若早日攻下山海关，怎会有今天……”

一阵隆隆响，日军三架飞机在低空盘旋。

“不好，敌人要行动！”参谋长李麦粒说。

他们举起望远镜。

果然，北面的乡道上有一队日本兵，在夕阳辉映下，似几十个幽灵。

何基沣纷乱的心绪又一阵被搅动。

柳之晨佛然变色，问：“接近我们防区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军驻地，不准日寇进半步！”何基沣大手一挥，断然地说。看得出，他盛怒的脸上，肌肉在痉挛般地颤抖。

“皇军大大的好！”

“支那兵小小的！”

“我操你妈！”

“操你八辈奶奶！”

乡道上，中日两军进行舌战了。日军耀武扬威，有些官兵用生硬的中国话，对中国士兵大嚷大叫着，而奉命前来阻止日军前进的中国士兵，本来就一肚子火气，看到日本兵那神气样子，听到那挖苦话，更是羞辱难耐，忍不住用北方粗话骂他们。

懂中国话的日军恼怒了，吼叫道：

“敢骂皇军，死了死了的！”

士兵们拍着胸脯，连啐带骂：

“操你家祖宗！”

“你们这些兔羔子，今夜里就得挺尸！”

双方对骂，互相啐起唾沫。一个日本军官脸涨得似猪肝，上前抓住我一士兵的衣领，眼里放着凶光：

“你们对皇军的侮辱，我要处死你的！”

士兵猛地一扬手，把他的胳膊推开了，指着他的鼻尖骂道：

“操你娘的，敢和老子动手动脚！”

日本兵们呼地涌过来了，一张张面部肌肉过于紧张而变得扭曲了的脸上，眼珠子瞪得圆鼓鼓的，接着一阵哗啦啦枪栓响——他们把子弹推上膛了。

中国士兵们毫不示弱，一齐唰地举起大刀，呼啦啦蹿到日本兵面前，喷火的眼光狠狠盯视着荷枪实弹的刽子手们。

一时间，双方每个人的每根神经、每个毛孔都倏然紧张起来，仿佛只要有一个人喊一声打，瞬间就是一场混战。

空气象是凝结成了一个整块。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似的，好象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……

蓦地，一个身影跳到日寇们的面前，高喊：

“王八羔子们，都滚回去！”

寂静中，这一声呼喊，象晴天一声炸雷。霎时，大家都把目光唰地集中到这个人身上：呵，旅长！

何基沣昂然挺立在敌群中间，双手举起四枚手榴弹，那黄色的把柄上，盖子已经掀开，导火索已垂挂下来，只要轻轻一拉，便会发出轰隆隆的巨响，日寇就会横躺竖卧，鬼哭狼嚎。

敌人被震慑了。一个个枪口缓缓移动着，对准着何基沣，手扣着扳机……手指慢慢离开扳机了，身子缓缓后缩着、缩着，缩向路两旁的青纱帐里去了。

“快滚回去！”何基沣大声下着命令，“我军驻地不准你们横行霸道！”

鬼子兵们象是驯顺的绵羊，听候轰赶一般继续后缩着。

那日本军官吓得伸长了的脖子，许久才缩回去。他望着何基沣，望着中国士兵们，面部似没了血色……突然转过身，指挥刀指向来的路上，狂叫了一声：

“呵得利！”

日本兵们沿着原路返回去了。身子板直，步伐整齐。

中国士兵们不禁掩嘴而笑了。

翌日。

夜里又落了一场雨，早晨雨霁天晴，天空格外清丽、洁净。漫天流霞，给苍翠的大地染上一层奇美的色彩。永定河水奔腾着，溅起五颜六色的细碎的浪花。宽阔的河滩上，站满了着灰布军装的

官兵——这是副旅长柳之晨的主意。他要全旅官兵们集结在芦沟桥下，听旅长战前训令。他先来了，何基沣还没有到。他和大家静静恭候着。他望着无边无际的年轻的士兵们，望着那热情执着而流泄着勇敢自信，也洋溢着希冀和渴盼的大眼睛，心里涌荡着快活和满足。谁能相信，就是这一双双稚嫩的肩膀，竟要担起大山那么厚重的信任和尊敬，竟要担起大山那么神圣的职责和希望！柳之晨望着他的士兵们，那一张张圆实实的面庞，被霞光映照，显得那么红润、英俊；那一双双眼睛是炯亮的、清碧的，就象一汪汪幽幽不可见底的清泉，因为它的源头来自心灵深处，那心灵深处奔腾着一条翡翠的河流！

柳之晨又把目光转向四野，望着飞霞荡霓的田园，望着流彩溢金的大地，思绪遄飞，心潮翻腾。呵，永定河在古代称作芦沟河，也叫黑水河，这条桀骜不驯、罪孽深重的恶龙，几千年来横冲直撞，不知吞没过多少田园村庄，不知夺去过多少人的性命。“浑流推浊浪，平野变沙滩”、“洪涛十丈高，屋舍尽毁”，酿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悲剧！而今，比洪水更为凶恶的日本鬼子来了，要把富饶美丽的祖国变为荒凉落寞，要把欢歌笑语变为凄愁哭嚎，酿成更为令人发指的人间悲剧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誓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，与日寇拚一死活的时刻到了！现在士气正旺，让旅长在战前训话，用炽烈的爱国之情，再为士兵们愤怒的胸中燃起一把火！……

一阵掌声打断了柳之晨的思绪。他抬头看，何基沣已站在了芦沟桥头，在向大家频频招手。

掌声又被欢呼声淹没了。何基沣在掌声和欢呼声中，精神抖擞地走到队伍中间。他挥手让大家安静，但总也安静不下来。欢呼声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他走到哪里，哪里便卷起欢呼的高潮……

足有五分钟光景，喧闹的河滩总算平静下来了。

何基沅把帽沿往上一推，长脸显得更长了，他把那两只大手往腰上一叉，大声问道：

“你们怕死吗？”

“不怕！”士兵们喊声如雷。

“小日本那屁玩艺儿可怕吗？”

“不可怕！”

何基沅心头快慰，无比激动：“我知道，弟兄们都是好样的！咱大刀片的威风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！奶奶个熊，我泱泱中华民族，还怕他个小小倭寇？笑话！”

士兵们发出哧哧笑声。

“昨天，我用四枚手榴弹，就把它小日本的一个中队吓得屁滚尿流了！”话说到这儿，他红着脸看了柳之晨一眼，又嘿嘿地笑了，“为这事，副座骂了我一顿，骂我莽撞。嘿嘿；是莽撞了点，可这一莽撞，把刚要在芦沟桥露头的鬼子兵，吓得象耗子见猫一样，连滚带爬地蹿溜回去了！”

士兵们笑得更开心了。

何基沅收敛了笑容，坚毅、严峻的脸上露出无边的愤怒，道：

“现在小日本，已是彻头彻尾的军阀统治，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更加凶狠，从经济、军事、外交三个方面向中国蛮横侵犯、进逼和控制，逼迫中国政府承认‘满洲国’，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，逼迫中央军和国民党部退出河北省区……一句话，日本侵略者，已经成了红眼狼，对我中华民族连咬带啃，要连骨头带肉一口吞下去！”

全场鸦雀无声，士兵们气得拳头捏得叭叭响，呼哧呼哧地喘粗气。

何基沅喉咙里涌着激忿和恼怒，顿觉心脏怦怦激跳，血管里的血液仿佛在燃烧。稍停片刻，他接着说：

“日本已经张开了血口！日本军阀和特务机关的惯技，先制造

挑衅事件，然后采取行动，或者造成既成事实，逼迫中国承认或让步……弟兄们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黄河的后代。日本小杂种们要亡我中华，亡我民族！国家危难，民族危急！我官兵们是爱国爱民族之英雄好汉，当以死报国，笑卧沙场！宁做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！……”

士兵们纷纷举起枪，呼喊着重：

“宁做战死鬼！不做亡国奴！……”

滚雷一样响的喊声，震颤着田野，树木，村庄……

三

北平东交民巷台基厂二条的日本特务机关部，实际上已是日本侵华的司令部了。近一个月来，他们不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，即在北平城内的东单牌楼和东长安街一带——邻近东交民巷的使领馆区域，其中以过去条约关系驻有军队——演习巷战。那十吨重上下的轻型坦克，日夜在大街上驰骋，震耳的车声隆隆不绝。那钢带的车轮，把东长安街的柏油马路轧成一条条凸凹痕迹，轧得人们心里淌血！

还有，那些身穿草黄色军服，军帽上有一条红色徽纹的日本华北驻屯军，在民房上架起了机关枪，筑起沙袋工事。北平的民房，不论富贵贫贱，多是三合土的平顶，为了防御蒙古一带春季飞来的风沙，和冬季奇寒袭来的风雪，这些房舍都盖得坚牢而矮小。而那些日本兵，身穿呢军服，足蹬短皮靴，手持轻武器，飞檐走壁一般，在屋顶上成群结队，唔哩哇啦地对垒演习……

那是多么不成体统的怪事！又是多么令中国人不能忍受的耻辱！国家的都市，中华民族的心脏，任外国人随意蹂躏和践踏！

可恨的是面对日寇愈演愈烈的挑衅，南京国民党政府竟采取了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态度。先是对中国军队训令：“应战而不